戲劇

戲劇

楊邨人

目次

現代中國的戲劇運動，是話劇運動；第一期爲辛亥革命時代的文明戲新劇運動，第二期爲「五四」時代以後的「愛美劇」運動。第三期爲感傷主義的戲劇運動，第四期爲新興戲劇運動。第一期的戲劇運動爲留日學生所發動，開始公演於日本東京，上海「戲迷」繼起，遂在中國勢力澎湃，如今編述其歷史便以上海新劇運動的事跡爲主；第二期的戲劇運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發動，成爲戲劇運動中心的地方，後來却在上海，如今編述其歷史便以北京發動期與上海劇壇事跡爲主；第三期與第四期戲劇運動由上海發動的，而且運動的中心地方亦在上海，敍述歷史更無疑地應以上海劇壇史料爲主了。此外如武漢，南京，成都，廈門，……各大城市的演劇，只是受了上海戲劇運動的影響而起的工作，論主潮用不着提起，這裏從略。

現代中國戲劇運動史，如果詳細地敍述起來，幾十萬字亦可以寫，現在本書編者囑咐以二萬字爲限，便以報賬式的方法，將各地公演日期及劇本報告而已。

可以說是一篇現代中國戲劇運動年鑑罷了。

第一期　新劇與文明戲

一九〇七年（前淸光緒三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五年，）留日學生曾孝谷，李息霜，吳我尊，謝抗白等受了東洋戲劇運動的影響，於日本東京發起組織新劇團體春柳社。

同年二月，留日學生於日本東京舉行徐淮賑災遊藝會，春柳社在其中舉行第一次公演，劇本爲茶花女，這是現代中國話劇運動的第一聲。

同年冬天，春柳社有新份子馬絳士，陸鏡若，歐陽予倩等加入，舉行第二次公演，劇本爲黑奴籲天錄。這戲有着很濃厚的民族意識，在當時頗爲一般留日學生所歡迎，因此鞏固了新劇運動的基礎。

二十世紀的初期正是中國大革命的時代，也正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抬頭，和封建勢力的鬥爭開始接觸的時候；中國人民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滿淸政府的暴虐，民族與民權的革命運動已經在國內各處爆發，智識份子成了這

一革命運動的中堅於宣傳工作上自然需要各種工具而戲劇正是最接近民衆的一種武器於是乎以「社會教育」爲宗旨的新劇運動，更容易鞏固了她的基礎。

他們公演的戲如熱血，社會鐘，鐵血健兒，惡家庭不如歸等，多是以攻擊官僚的腐敗，反抗舊道德觀念，以及激發愛國情緒等爲題材，獲得了觀衆的擁護，聲譽因此大盛。

黑奴籲天錄在日本公演以後，上海有任天知與王鐘聲等，組織春陽社。這春陽社就是中國戲劇運動第一個新劇團。當時他們借了上海圓明園路ＡＢＣ戲院公演，第一齣戲便演黑奴籲天錄，借了東京春柳社公演時的聲譽，而且刻意佈景幫助劇情，結果竟大得上海社會的歡迎，連演了一個月。再另假滬西愚園爲劇場，繼續開演。春陽社的聲名盛極一時，新劇運動在中國的基礎更加鞏固了。

這裏將上海的智識份子——教員與學生——所發動的文明戲新劇的萌芽期的史實帶敍一下。

上海人汪優遊孩童時代卽成戲迷，看過了聖約翰大學慶祝聖誕節學生所

演的滑稽新劇官場醜史以後，以爲「這種穿時裝的新劇，既無唱工，又無做工，不必下功夫練習就能上台去表演」自信無論何等角色都能扮演，對於新劇大感興趣，於學校中慶祝孔誕的時候，由教員指導出演三齣時事新劇，嘗試過了一次演戲的滋味，竟下了終生願意做一個戲子的志願。

一九〇六年春天，舊歷正月元宵，汪優游集合了幾個小朋友組織一個演新劇的團體文友會，湊費用，借會場，公演三齣戲，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以及滑稽劇，送票請人參觀，結果還受了革命小報警鐘不好的批評。他們自以爲是幫助鼓吹革命的，但因演技太壞，撲了一鼻子灰。可是文友會這次的公演，却是上海文明戲的第一聲。

同年夏天，上海學生聯合會，由教員的指導，假座寶善街春仙茶園開遊藝會，公演時事新劇沐陽女士。以後上海戲園都競演時事新劇，如惠興女士，黃勛伯，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等等，造成一時風氣，亦造成了以後上海文明戲的一種墮落的原因。

一九〇七年春天，又是舊歷新年，上海的教員與學生組織開明演劇會，（創辦人朱雙雲，而汪優游亦是會員之一）假賑災爲名，借上海城內東街某里一家倒閉的大當舖爲戲園，公演新劇三夜，劇本爲軍事改良，家庭改良，教育改良，官吏改良等等。但演出的方法，還不能跳出舊劇的範圍，話劇當中助以舊劇的敲鑼打鼓。

此後開明演劇會在南京籌備公演一次，受了政府下令禁止，說他們是革命黨要開會起事。是年冬天才於無錫在受壓迫中勉强公演一次，而且只是出演軍事改良一齣戲。

一九〇八年春天，亦是舊歷新年，開明演劇會受聘出發蘇州演劇，共演三天。劇本還是那幾個什麼改良之類。

春陽社在上海不久失敗而解散，中堅份子王鐘聲到天津另組劇團公演新劇，將文明戲介紹給與天津的社會，鐘聲派文明戲在北方的勢力，延續至五四運動以後。

春陽社雖然失敗，可是新劇運動已經在上海鞏固了基礎，在這一年上海新劇團產生了好幾個，文明戲的演出也日見其多了。

六月，汪優游，朱雙雲，任天知等合組一社，演於天仙茶園。同時，錢紹芬組織樂社，演于滬南，金應谷組織慈善會演于張園，姚桂生，陳旡我合組天義社演于大觀園。

七月，滬南沈景林，陸申麟合組仁社演于天仙茶園。

九月，滬北屠開徵，李廉甫等合組餘時學會。

一九〇九年一月，一社，天義社，仁社，慈善會合組上海演劇聯合會，演于春桂。

三月，上海演劇聯合會赴蘇州，演劇三天。

五月，上海演劇聯合會演于張園。

六月，袁蟄之組織亦社，演于張園。

一九一〇年六月，陸鏡若，徐半梅等合組文藝新劇場，演于張園。

十月，任天知組織進化團，社員有汪優游，陳大悲，許嘯天，顧無為等。陳大悲以

第一期　新劇與文明戲

演悲旦（如舊劇青衣）名噪一時。地點爲新新舞台，劇本爲：血淚碑，恨海，鬼士官，血淚碑等多從小說改編而來，編劇者許嘯天。

一九一一年一月，進化團演于南京昇平戲園，任天知特書「天知派新劇」的旗幟于門前，以資標榜。

二月，進化團副團長溫亞魂另組醒世新劇團，演于鎮江。

六月，上海張雪林組織世界新劇團，演于留園。進化團赴漢口，將開幕爲鄂督瑞徵所禁，並下令拘捕。

七月，徐半梅（卽徐卓呆）另組社會教育團，演于上海謀得利。

八月，世界新劇團演于歌舞臺。

十月，進化團演于張園。

十一月，社會教育團赴蘇州。

十二月，社會教育團赴常州，改進團演于第一台。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溫亞魂組織愛羣社演于謀得利。

第一期　新劇與文明戲

三月，社會教育團赴漢口。陸鏡若組織新劇同志會，演于張園，社員有歐陽予倩，吳我尊等。顧無爲，陳旡我離進化團去甯波。中華演劇團與新劇同志會合演于上海青年會。學生游藝會與新劇同志會合演于張園。新劇同志會又出演于新新舞台。

四月，新劇同志會赴蘇州演劇。

五月，進化團赴甯波。社會教育團演于新舞台。李君磐，朱旭東合組開明社，演于大舞台。戴天仇，吳稚暉等合演于新舞台。黃喃喃組自由劇團演于ＡＢＣ。開明社演于謀得利。自由劇團又演于張園。新劇同志會演于謀得利。

七月，許里珍組醒社，演于張園。社會教育團赴溫州。

八月，新劇同志會赴常州，繼又赴杭州。開明社演于中華大戲院。上海新劇俱進會成立。

十二月，開明社赴四川。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一月，汪優游等赴漢口，新劇同志會到湖南。

六月，汪優游，陳大悲，顧無爲等組社會教育進化團赴湖南。在長沙演劇時，因係教育廳所管掛着「教育重地，閒人免進」的招牌。

七月，鄭正秋在上海創新民社，繼起的有張石川，顧無爲等的民鳴社（以公演西太后刁劉氏出名）孫玉聲的啓民社，林孟鳴的移風社。同時，開明社從四川囘滬，新劇同志會自湖南返滬，新劇中興於上海。

一九一四年，陸鏡若等得到張靜江吳稚暉的幫助，聯合留日囘國的學生吳我尊，馬絳士，謝抗白，歐陽予倩等組織春柳劇場，演於南京路外灘口謀得利戲館。這時春柳的人材比同志會更多，如鄭鷓鴣，馮叔鸞，董天涯等爲新演員。如宋癡萍，張冥飛等長於編劇，就人材方面講，是其他劇團所不及的。可是春柳這樣在上海表演不上一年，負責人陸鏡若病死，春柳也就跟着瓦解了。他們所演的戲是：茶花女，空谷蘭，迦因小傳，紅礁無槳，復活，娜拉，神聖之愛等。

這時有一事值得記述的是：民鳴社宣布將演顧無爲所編新劇八十三天皇帝夢，爲當局所忌，顧無爲被捕，至袁世凱死才自由。

文明戲到了這個時期，已經沒有初期的活躍了。其原因是由於文明戲既然成為職業的，為事實上的限制，不能不多演新戲，而編劇人材的缺乏，劇本的恐慌，使他們不得不取材于舊小說——當時如孟姜女，珍珠塔，祝英台，都全部搬上了舞台，——一變初期反封建的思想，而成為替封建勢力說教的了。另一方面，演出簡陋，廢止了劇本，廢止了排演，而只將一張很簡單的幕表貼在後台上場處，告訴了演員以劇中分幕與情節。有時演員連這張幕表也不肯鄭重地遵守。每齣戲公演之前，絕對不排演，絕對沒有準備，因此演員上場之後，甚至劇情還不很清楚。而且，為了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故意地在戲裏夾入一些滑稽的舉動，如故意使塗着鬼臉的男僕在場上插諢打科。（那時能使觀眾發笑喝采的表演，名為「插蠟燭，」演員能「插蠟燭」的加包銀，成為風氣。）這雖然能獲得一些低級趣味的觀眾，可是文明戲的本身便失去了牠的價值了。

那時雖然有春柳劇場的成立，力校時弊，可是已經不能挽回文明戲沒落的命運。一九一五年以後，文明戲更加墮落不堪！

然而，不久第二期的「愛美劇」運動，已經跟接着開始發動了。

第二期 愛美的戲劇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造成中國文化的革命，這時新青年，新潮，晨報副刊，都在提倡易卜生戲劇，上海進化團中堅份子陳大悲適在北京，提倡「愛美劇」運動，著愛美的戲劇一文登於北京晨報副刊，後出專書，影響全國。所謂「愛美劇」卽非職業的演劇，蓋第一期戲劇運動流爲文明戲，大部分卽因其爲職業的演劇，以致變成迎合觀衆低級趣味的滑稽戲，而失去戲劇的嚴肅性與眞價値。「愛美劇」重藝術的表現，不在乎賺錢，換言之，卽是反商業化的戲劇運動。可是，這「愛美劇」運動在當時，只造成全國學校劇團的普遍流行。陳大悲與蒲伯英在北京組織新中華戲劇協社，國內外共有四十八個團體社員，兩千多個人的社員，勢力浩大，維持幾年以上的時間。那時在北京發動的演出，劇本爲陳大悲所編的，幽蘭女士，英雄與美人，良心等，演員爲清華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女高師的學生。而陳大悲的劇本如英雄與美人等爲全國各學校劇團所採用，成爲幾年中普遍

第二期 愛美的戲劇

的現象。女高師學生演出的劇本孔雀東南飛尤爲有名。

同時，熊佛西領導下的燕大新劇團出演他的劇本新聞記者，車夫的婚姻。新聞記者一劇亦成全國學校劇團所歡迎的劇本。

後來，陳大悲與蒲伯英在北京辦人藝戲劇學校；學生四十餘人，十個月而解散。

以前的新劇，女角是由男子裝扮的，五四以後，男女合演之風已經大盛。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冬天，上海戲劇協社成立。創辦人爲谷劍塵，應雲衛等。

一九二三年夏天，戲劇協社公演於上海，劇本爲谷劍塵所編的孤軍，及陳大悲的英雄與美人。導演與舞台監督都是谷劍塵一人。

九月，汪仲賢（卽汪優游）歐陽予倩，洪深等加入戲劇協社，由洪深任導演，出演歐陽予倩的潑婦、及胡適的終身大事。

一九二四年二月（民國十三年舊歷新年）協社出演汪仲賢的劇本好兒子。

四月，協社公演洪深改譯之王爾德的少奶奶的扇子，轟動全滬，協社名譽日盛。

七月，協社在滬又重演少奶奶的扇子。這次公演以後，又接着公演了三個獨幕劇：汪仲賢的好兒子，徐卓呆的月下，與歐陽予倩的回家以後。

一九二五年五月，協社公演易卜生的傀儡家庭。

一九二六年協社公演了兩次，第一次劇本是洪深改編的黑蝙蝠，第二次劇本是巴蕾的第二夢，但都不如少奶奶的扇子演出的能夠號召觀衆。因爲在這時期，經過了「五卅」運動與革命軍正在北伐的時候，民衆的思想已不如前，協社的演出是落伍的了。

協社在公演第二夢以後，內部起了分裂，有一部分脫離協社的社員在洪深的領導之下另組織劇藝社，可是也沒有作出什麼成績來。協社因此就停頓了兩年多。到這時候，可以算是戲劇協社的第一期，也卽是中國戲劇運動第二期的結束。

第三期　感傷主義戲劇

第三期　感傷主義戲劇

第三期爲感傷主義的戲劇運動，代表劇團爲南國社，主幹田漢與唐槐秋。

五卅運動以後，革命高潮澎漲，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思想大多左傾，從事革命的實際工作的人一天一天的多，這一種思想潮流影響到文化運動，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戲劇也跟着幹起來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特有的根性，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也就成爲這一時期戲劇運動的中心思想。然而，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這一種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在那時候還不失爲革命的。因此這一戲劇運動的代表劇團南國社她雖然有着濃厚的感傷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可是她始終不會和封建勢力妥協過。不過，這時在北伐的廣東革命策源地，已經有了非感傷主義的革命劇運動，（可以說是宣傳劇）南國社在上海是非前進的戲劇運動吧了。

在廣東最有名而且在領導着革命劇運動的團體是血花劇社。北伐軍到了武漢，還設有血花世界游藝場，努力於革命劇運動。參加這一革命劇運動的人，有

顧仲起，向培良，白薇女士等。

南國社本爲田漢個人的文藝社，曾假醒獅週報於五卅運動時發行南國文藝週刊，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天，田漢主辦上海藝術大學戲劇科，就校內一個較大的教室營爲小舞台，（約可容觀衆百人左右）作爲提倡「小劇場運動」的基礎，而南國劇社成立了。在舉行小劇場開幕典禮的時候，演出父歸，到何處去，公園之夜，畫家與其妹妹，（前一劇本爲日本菊池寬作，後三劇本爲田漢臨時趕作，）在技巧上頗獲得相當的成績，於是他們對於小劇場運動的興趣也越加濃厚了。

公演以後不久，他們曾到蘇州演過蘇州夜話演員爲唐槐秋與唐叔明女士等，成績裴然。因爲這兩次的成績，增加了戲劇科學生演劇的興趣，於是乎他們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舉行了「魚龍會」。

南國社「魚龍會」的舉行就在上海藝術大學校內的小舞台上。佈景全用布幕，而且因爲當時經濟缺乏，布幕購置不全，時用被面補充，足見他們演劇的情緒是如何的熱烈了。這次他們計演出生之意志，蘇州夜話，畫家及其妹妹，江村小景，

燒野鴨子，到何處去，名優之死，潘金蓮，父歸等劇本。

一九二八年新年，上海藝術大學解散，田漢得歐陽予倩與徐悲鴻等的幫助，成立南國藝術學院，計設有文科，畫科，劇科。他們的抱負是做着「在野的藝術運動」給予一班「有知無產」的青年們的同情，造就能與時代共痛癢呼吸的有力的人才。這時劇科的學生只有八人；王尼南，唐叔明女士，左明，鄭重（即現在的電影明星鄭君里）裘詒圖，陳秋澄，魏中，閻哲梧等。可是當時文科畫科的學生如陳凝秋，趙銘彝，張恩襲，陳明中，陸惠之等也參加了演劇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南國小劇場舉行第一次公演，地址在杭州，劇目爲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未完成的傑作，父歸，白茶等。

六月，南國小劇場舉行學生試演，劇目除舊的戲之外，還有桃花源。自這次試演舉行之後，南國藝術學院又結束了。可是，南國社這才正式的在這一羣南國藝術學院的師生努力之下產生了新的生命。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南國社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公演。劇目爲湖上的

悲劇，生之意志，最後的假面，名優之死，古潭的聲音，蘇州夜話等。

同月的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又續演一次。劇目爲湖上的悲劇，名優之死，白茶，賊，生之意志，蘇州夜話，古潭的聲音。這兩次公演除了以前南國藝術學院的學生以外，又有萬籟天，洪深，艾霞女士等參加。

一九二九年一月，南國社在南京作第一次旅京公演，劇目爲父歸，未完成的傑作，生之意志，名優之死，湖上的悲劇，古潭的聲音，蘇州夜話等舊劇本之外，還有秦淮河之夜與顫慄。這時南國社的社員更增加有金德鄰（卽現在的電影明星金燄）張慧霞，宋小江等。

南國社這次公演以後，南京曉莊師範學校特請他們到曉莊（燕子磯左近）表演，劇目爲生之意志，顫慄，蘇州夜話，與田漢臨時爲應當地農民觀衆而編的新村之夜。表演的舞台是在一個講演廳上。在這裏對於裝置和燈光，他們有一個新的試驗：把一切的臺上桌椅，全覆上白布與黑布配成一種黑白幕景。因爲鄉下沒有電燈，就用蠟燭和煤油燈。生之意志只用了一支燭光，顫慄只用一盞家常用的

煤油燈，蘇州夜話呢，臨時加上一條橫板，點了十多個燭頭，代替了「脚光。」

同年一月，朱穰丞組織辛酉劇社，於上海中央大會堂出演狗的跳舞，演員爲袁牧之，羅鳴鳳等。

春天，洪深領導的復旦劇社在上海新中央戲院出演西哈諾。

這時歐陽予倩，唐槐秋，胡春冰等在廣州設辦廣東戲劇研究所，以出演茶花女與怒吼吧！中國聞名全國劇壇。

三月，南國社「南征，」應廣東戲劇研究所之請赴粵演劇，於七日至十二日在廣州公演了生之意志，顫慄，未完成的傑作，蘇州夜話，名優之死，强盜，古潭裏的聲音，父歸等戲。這次公演，因爲廣東戲劇研究所經濟富裕，佈景上所用的完全是彩色的綢幕。燈光方面，也較完備了。

南國社這一次在廣州公演，從觀衆的批評上他們得到了一個教訓，那就是戲劇大衆化的問題在他們是完全忽略了。在那些批評中有這樣的話：

——就是所用的語言，完全是智識階級所獨用的語言，……這個缺陷，是將

戲劇局限在智識階級的區域裏，所以很難有普遍性。

這一年的夏天，南國社回上海後，又上演了唯美主義的劇本莎樂美，由俞珊女士，金燄，鄭重，等演出。這唯美派的戲劇，在上海亦頗轟動一時。

停頓了兩年多的戲劇協社，在這一年由應雲衛，汪仲賢兩人出而主持，撐持已傾的局面。

五月，協社上演汪仲賢改譯的劇本血花。

這戲的演出，他們自己是認爲：「値革命風潮之後，似乎不能不演革命的戲劇來點綴點綴熱鬧。」實在也是點綴點綴熱鬧一番而已，因爲這戲的革命意識根本是非常模糊的。

這一年的冬天，南國社社員左明，陳明中，許德佑，趙銘彝，陳萬里，姜敬輿，鄭千里(卽鄭重)陳白塵，及吳泗女士等，反對田漢的藝術至上主義的演劇思想，與個人英雄主義的演劇目的，脫離南國社而組織摩登社。他們的口號是：「青年戲劇同志聯合起來，一致努力完成民衆戲劇！」

在大雪連天的這一年冬天，摩登劇社創行了劇團到學生羣衆當中去演劇的運動。他們在大夏大學出演小偷（即美國辛克萊的樑上君子）和乞丐與國王；在復旦大學出演小偷，乞丐與國王和愛與妬；在光華大學因爲助演的緣故，祇演小偷一戲，而光華劇社自演可憐的裴加及一致，大夏劇社又助演子見南子；在交通大學又出演乞丐與國王及愛與妬。他們演出的成績如何，這裏姑且不談，（其實也是很好的）應該記載下來的是：這次的巡迴公演，他們只有八個人，十塊錢，和整整的三天預備工夫而幹起來的。八個人的分配是前台四個後台四個。十塊錢的來源，是脫下衣服送到當鋪裏當來的。在這種種困難之下，他們樂觀的英勇的幹完他們的工作，這種精神是値得佩服的。他們並出版摩登週刊和摩登月刊二種雜誌，從事戲劇運動的宣傳。（週刊出五期，月刊出一期，因經濟困難便停）

這一期中，上海學校劇團最有成績的是復旦劇社與大夏劇社。復旦劇社是洪深所領導，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們在上海公演了顧仲彝改譯的同胞姊妹和朱端鈞改譯的寄生草。八月中又在復旦大學裏頭公演了街頭人，同胞姊妹，和可憐

的裴迦。冬天，他們又到杭州公演了一次寄生草。

大夏劇社是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他們在校內舉行了四次公演，劇目有古潭的聲音，父歸，可憐的裴迦，早已過去了（宋春舫譯本）住居二樓的人（卽小偷亦名樑上君子）一致，壓迫，子見南子，湖上的悲劇等。

在這一期中，各劇社各學校劇團所上演的劇本，以田漢創作的爲多。田漢的作品，是純粹代表着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此，他的戲劇就獲得了廣大的學生羣衆及市民層中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人們的信仰。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一九三〇年一到來，藝術劇社在上海劇壇中提出新興戲劇運動的口號。這劇社的努力者爲鄭伯奇，馮乃超，陶晶孫，沈端先，葉沉，楊邨人，魯史，舒怡，許幸之等。一月六日至七日藝術劇社在上海西藏路甯波同鄉會公演德國米爾頓的炭坑夫，法國羅曼羅蘭的愛與死的角逐及美國辛克萊的樑上君子，樹立了她在中國戲劇運動中的地位。這三個劇本，（一）炭坑夫是以鬥爭的生活爲題材，（二）

樑上君子更暴露了資產階級的欺詐凶殘的罪惡，少爲改動的，(三)愛與死的角逐却是指示出革命與戀愛的關係的眞諦。導演(一)爲沈端先，(二)爲魯史，(三)爲葉沉（卽沈西玲）演員(一)爲唐晴初，凌鶴，王瑩等，(二)爲魯史，(兼)陳波兒，劉丱，(三)爲凌鶴，李聲韻等。佈景負責人爲許幸之，吳印咸，音樂效果負責人爲陶晶孫。上演樑上君子時，加演自攝的劇中情節的電影幫助劇情的更加明瞭，而用日本式小佈景於大舞台上尤爲特色。

藝術劇社公演了這三齣戲，不但於中國戲劇運動中樹立了她的地位，而且影響了有思想的戲劇家，促進了中國戲劇運動的革命底動向，樹立了中國新興戲劇運動的基礎，由於德，美，日，各國駐滬的新聞記者的參觀而發通訊至德美日各國的報紙雜誌登載，藝術劇社這一次的公演還獲得了國際上的榮譽。——日本的普羅列塔利亞文藝辭典且有「藝術劇社」一辭，記載頗詳。

然而，中國新興戲劇運動其實在一九二九年已經在醞釀着。鄭伯奇等於創造月刊上某一期上曾爲文討論鼓吹。同時由於革命的文藝運動已經在文壇上

聲勢浩蕩地進軍，給了戲劇運動領域上一種激動思想轉變的影響，新興戲劇運動的隊伍就在「招兵買馬」地進行了。

藝術劇社組織的主因就是如此而來的。而其中負組織的中堅份子，還是在文藝運動努力的創造社與太陽社的一部分社員。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藝術劇社於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的某一號房子裏頭——卽鄭伯奇主辦的文獻書房——開始組織，參加的份子除創造社與太陽社的一部分社員外，大多數爲上海藝術大學的學生。開始工作是以法朗士的堪克賓（曾仲鳴譯本，創造社出版部版）一劇作爲社員對於演劇技術的練習。第二個劇本是鄭伯奇的抗爭，第三個劇本是辛克萊的樑上君子。劇社離開文獻書局而獨立，曾租於施高塔路恒盛里及北四川路餘慶坊某號房子樓下，時常練習，時常開着同樂會。冬天，劇社才遷到竇樂安路十二號樓上，一直住到她的被搜查捕人爲止。在那裏已經決定新年出演羅曼羅蘭的劇本愛與死的角逐，與樑上君子，社員的練習更勤。

同時，藝術劇社假座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開辦戲劇講習班。除社員外，報

名入學的青年也不少，學員的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期間兩個月，每晚七時起至九時止爲上課時間。課程是：戲劇史略，戲劇概論，導演論，舞台裝置學，化粧學，音樂初步，舞蹈概論，演技實習，化粧實習等。負責人爲劇社的幹部鄭伯奇，馮乃超，葉沉，許幸之，陶晶孫，王一榴，楊邨人等。在這兩個月中，偏是常常風雪連天，寒冷異常，可是學員在教室裏頭，無論是上課是實習都是精神奮發，風雪幷不能夠冷了他們的熱心。

到了第一次公演之前幾天，經濟十分拮据，權宜地扣起某書局發還郭沫若的稿費的一部分兩百塊錢，這才順利地置佈景租地方公演，郭沫若回信願意捐助，應該爲之一紀。

藝術劇社第一次公演雖然在上海劇壇緊住了新興戲劇運動的陣營，獲得了青年們熱烈的擁護，可是不久，辛酉劇社還在中央大會堂出演他們的灰色的狗的跳舞與桃花源。在演劇的技術方面講，辛酉劇社出演的二齣戲也是成功的；袁牧之，羅鳴鳳諸君表演的工夫確是老練純熟。可是祇重技巧不重內容的演劇，

也難怪青年們的不歡迎，

春天，藝術劇社組織了移動劇隊，到工人區域去公演，最有成績的是在滬東工人游藝會上出演的炭坑夫與到明天，這又建立了以後的藍衫劇團的運動的基礎。

這時戲劇協社自從上演血花失敗了以後，及決定改變方針，從事上演西洋古典劇。辛酉劇社也出演文舅舅。他們都是以華麗的佈景和雕琢的技巧爲其演劇的宗旨，頗使觀衆不滿於他們的走入離開時代的路上去。

藝術劇社於革命的正月，在青年熱烈擁護之下，出演德國雷馬克的反世界大戰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劇本西綫無戰事，及馮乃超創作阿珍。

西綫無戰事於北四川路演藝館出演兩天，那裏有着一個旋轉的舞台，關於佈景是十分便當，關於移景是十分快捷。

藝術劇社西綫無戰事的演出，外國新聞記者參觀的更加，不但轟動了全中國，而且轟動了全世界的劇壇。工人成羣地到場買票看戲（工人特別減價）滿

意而歸，又創造了中國戲劇運動史的新紀錄。劉卟在這戲中因爲飾主角保羅的成功，上海的前進青年，從此認識劉卟，保羅這名字被人們叫成爲他的正名，劉卟反而被人們忘記了。

摩登劇社這時又聯合藝術劇社從上海出發南通遠征，在那裏掀起了新興戲劇運動的狂潮。

由於新興戲劇運動的發展，辛酉劇社的朱穰丞羅鳴鳳與復旦劇社的洪深，感覺了如他們那樣的祇顧演劇的技巧而忽略了演劇的意義之幹法是錯誤，而思想轉變起來。南國社的田漢更打破了粉紅色的夢而急進地左傾。

而戲劇協社感覺到自己的落伍，停頓了。

這一年的夏天南國社於上海中央大戲院出演劇本卡門其內容寓着以反黑暗政治的意義，第三天即被禁演。卡門這劇的演員，既有相當的意義，演員兪珊及金燄，宗暉等表演又復成功，南國社的聲譽於是乎恢復起來。田漢因此更堅定了他的「轉變」的思想，在南國月刊上發表我們的自己批評（洋洋數萬言，整個

月刊只（此一文）表明南國社以後的態度。

藝術劇社這時因努力於新興戲劇運動已遭政府的注意，劇社遂被搜查，獲所貯藏西線無戰事出演時所用的「道具」假槍假砲，社員被捕幾人。但同時他們出版有藝術及沙侖二雜誌提倡新興戲劇運動及戲劇論文集一書。

於卡門的批評座談會上，由批評卡門的演出而討論到中國戲劇運動的前途，於是乎卽席一致地議決組織上海劇團聯合會，共有藝術，南國，辛酉，戲劇協社，光明（復旦劇社的別組）大夏，摩登等七個劇社參加。不料於籌備成立的進行中，戲劇協社應雲衛等感受了環境的威脅，表示退出，洪深也祇是掛了光明劇社的招牌，單人參加。於是乎由於各劇社的思想一致，在上海劇團聯合會成立大會上轉變成立了中國左翼劇團聯盟。這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的事。

然而，左翼劇團聯盟成立不久，南國社被查封，社員被捕兩人，工作從此與藝術劇社一樣祕密起來。同時，洪深不但領導的光明劇社無形解散，他自己且遭政府注意，由「要人」擔保以後不參加左翼工作，並登報聲明不幹戲劇運動。朱穰丞

出國，辛酉劇社也無形消滅。大夏劇社與摩登劇社同時停頓，摩登劇社且一停頓從此便解散。左翼劇團聯盟事實上便祗有藝術劇社與南國社及其他各劇社的個人參加的集團，且藝術劇社與南國社工作無從進行，於是乎在一九三一年新年改組成爲以個人爲單位的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同時藝術劇社與南國社解散。鄭伯奇，馮乃超，王一榴，陶晶孫，葉沉，許幸之，王瑩，陳波兒，沈端先等從此亦不參加。

一九三一年春天，北四川路橫濱橋那演藝館有蕭崇素等組織歌劇的曦社被聘出演一月，演的是王昭君等古裝戲，（對白是國語，唱曲是粵腔）表演既不很好，又沒有號召力，不上多少天便宣布停演。其中一部分社員胡萍，黃愷等另外組織一個研究劇社，於復旦大學游藝會上出演第一聲一齣戲，也便無形消滅。

劇聯的聯盟員迎着春天的生氣，分頭活動，創辦新的劇社，恢復舊的劇團，聯盟員們在每一個劇社裏頭起了核心作用，在劇聯間接領導之下的劇團計有大道劇社，時代劇社，大夏劇社，暨南劇社，美專劇社，及上海以外如北平，南通，廣州，無

錫杭州等地的某某劇社。而大道劇社因爲人材的集中，成績尤爲可觀，同時還成爲上海各劇社出演的幫助者：如幫助導演，佈景，化粧等工作。

一九三一年的上半年，因爲環境的關係沒法在市上公演，完全幹的學校劇運動，在青年學生羣衆中，劇聯獲得了廣大的歡迎與信仰。大道劇社的中堅份子，這時是魯史，趙銘彝，劉保羅，鄭千里，周伯勳，李尙賢，舒怡，胡萍，鄭雄，謝兆華等。社員在百人以上。負責導演的却祇有魯史一人。劇聯的最高幹部則爲楊邨人，田漢等。

一月，大道劇社第一次在持志大學出演，演的戲是樑上君子，劉保羅飾小偷，周伯勳飾律師，丁娜飾太太，都是富有經驗的老演員，表演純熟老練，大道劇社的聲譽即爲樹立。持志大學學生自己出演垃圾桶，由魯史導演，亦頗能博得觀衆讚美。

二月下旬三月七日等日，大道劇社在大夏大學聯合大夏劇社公演三次。大道出演的戲是：由蘇聯小說第四十一改編的馬迪迦，及洪水，街頭人，生與死，生之意志；大夏出演的戲是：死罪，月之初升，暴風雨的黃昏，廉恥等。馬迪迦一劇是描寫

紅軍中的一個女戰士與她的第四十一個靶子對象白軍軍官，由押解時間同患難而生愛情，結果終以革命爲重愛情爲輕地將軍官打死的故事。劇本是丁娜所編。李尙賢飾主角馬迪迦，鄭千里飾軍官，保羅飾紅軍中黨代表葉秀可夫，周伯勳飾駱駝隊商人，謝兆華，鄭雄，胡萍，周起應等飾紅色戰士，表演都能夠盡職。這戲在大夏大學起了兩種影響，一種是讚揚歡迎，一種是造謠中傷，甚至引警察到場監視。先一次這戲是曾經美專劇社冷波他們在那裏出演過的，但因演來不很成功，沒人注意；這回因大道的實力，觀衆的歡迎，便遭到了嫉忌了。可是他們還是奮鬥，鎭靜地表演下去，終於爭得終場的勝利。佈景雖然用的是布條，可是他們用白紙剪成海鷗，在海景之上，後台線一牽動，海鷗在飛着，倒很神妙。後台工作人員是魯史，趙銘彝，辛漢文，陳犇，楊邨人等。這一劇的演出，因莫斯科的世界革命文學雜誌第二期有通訊登載，轟動了全世界的左翼劇壇。值得記載的，還有第三次在大夏大學的出演，下午決定由保羅與流風（李尙賢的別號）兩人負責編出一劇，並由他們主演，到了電燈亮了，觀衆到場了，以至於第二齣戲街頭人千里和胡萍在演

的差不多快完了，他們的劇本還沒寫完，眞是危險萬分，急煞了工作人員的事；可是他們兩人拍着胸膛負責，却也終於開幕的笛子一吹，他們化粧也好了，也出台表演了，而且演來很好，大受觀衆歡迎。這劇定名生與死，描寫一個大學生因苦悶煩惱，失望，而要自殺，却被他的妹妹用理智與情感勸轉了來，（切戒當時投黃浦之風）最後的台詞是，「我們青年的責任是重大的，不能夠死，應該生。生，生！」觀衆們於散場時印象深刻地一路走一路喊着「生，生！」這是入獄的保羅與已死的流風的紀念作啊！

五月十六至十七日大道劇社於暨南大學聯合暨南劇社公演，大道演的是，都德的劇本阿萊城姑娘與歐陽予倩的劇本車夫之家，及楊騷的 Yellow；暨南劇社演的是最先與最後，嬰兒殺戮，最後五分鐘等劇。李尙賢於阿萊城姑娘中飾主角鄉下姑娘，於 Yellow 中飾主角的黑女，都是表演熟練美妙；飾西洋的鄉下姑娘時，西裝是她自已縫的，飾黑女時又富有犧牲的精神將週身塗黑，尤其令人敬佩。而保羅於阿萊城姑娘中飾母親，不但不會引人起了滑稽的笑，而且大加嘆賞他

的化粧的神妙，表演的深刻。暨南劇社中堅份子這時是侯楓，周彥，孫涵冰等。

六月二日，復旦大學的時代劇社第一次公演，演的戲是生之意志，雪的皇冠等劇；大道也參加出演了一齣戲 *Yellow*。

六月中旬，持志大學開遊藝會邀請大道劇社參加表演，演的戲是生之意志。

六月十四日勞働大學附中的新築劇社出演都德的劇本阿萊城姑娘，成績亦很好。

六月下旬中國公學由戲劇協社顧仲彝領導的中公劇社亦出演阿萊城姑娘，但開演祗一幕，觀衆即不滿而去，台下祗有兩三人，第二幕祗得自動停止，爲上海劇壇破天荒不幸的事件。

六月三十日勞動大學那波劇社舉行第一次公演，劇目有(一)猶太阿胥的夜，(二)秋田雨雀的首陀羅人的噴泉，(三)奧尼爾的戰線內，(四)顯尼志勞的最後的假面等劇，成績很好。可是那波劇社公演以後也就從此跟着勞働大學解散了。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這時大道劇社因爲上海各校放暑假，市上又不能公演，便到農村作移動出演，在嘉興的鄉下某鎮上備受當地人民的歡迎。

那波劇社的領導者自從勞働大學解散後，又於立達學園領導立達劇社出演一次，劇名是雪的皇冠，成績亦頗佳。

由暨南劇社的發起，各學校劇團參加，成立了上海學生劇團聯合會，學校劇運動到了這時已經有了統一的組織，工作亦就更爲發展。

辛酉劇社與復旦劇社一部分社員如袁牧之，馬彥祥等及藝術劇社舊社員王瑩，在這上半年組織一個聯合劇社到南京出演，劇目有醉後，妬，可憐的裴迦等，演出雖然技術頗爲成功，但劇情的無意義竟受南京劇壇與新聞界所嘲笑，掃興而歸。而復旦劇社於六月上旬出演說謊者一劇於上海，發動這次出演的是洪深。大道劇社這時以街頭人一劇參加出演於日本的同文書院游藝會，爲日本學生所歡迎。

上海劇壇在這時的戲劇運動中，我們不能忘記的是，殞了一顆亮星。那就是

女同志李倚賢的死，李同志廣東人，革命軍北伐時代，她是廣東一顆歌舞小明星，其後到上海升學，參加南國社，一九三一年爲大道劇社劇務部主任，劇聯的聯盟員，她的表演的天才令人讚美，尤其是她的辦事的精明能幹令人敬服；不幸於八月三十日死於紅十字會，時年才二十一歲。

大道劇社雖然在哀悼這一位中堅人物，但演劇的工作並沒有停頓。這時全國洪水泛濫，災民遍野，上海各界舉行水災籌賑游藝會很多。大道劇社以街頭人一劇本改編爲災區以外參加出演於中央大戲院，博得了市民層的羣衆稱讚的美譽。主角鄭千里（現名鄭君里）與胡萍兩人便因此爲電影界發覺爲演劇的人才而被聘任電影演員；現在一個在聯華，一個在藝華，都是已經成了有名的明星了。

九一八的砲聲，更引起上海劇壇的演劇同志的向前努力；劇聯於工人中建立了幾個藍衫劇團，這幾個藍衫劇團在滬東滬西區域裏頭，都出演了一些戲劇本是臨時編的時事劇同時大道劇社又於暨南大學聯合暨南劇社公演兩次，暨

南大學教育學院學生又接受大道劇社的幫助，由劉保羅導演，出演田漢的劇本暴風雨中七個女性。

錦州失陷以後，上海市民於南市開市民大會兩次，上海學生劇團聯合會聯合大道劇社，曙星劇社等劇團成立上海劇團聯合會參加開會與示威游行，劇團聯合會的旗幟在市上飄揚前進。應該記下的尤其是第一次的示威游行，同志們攜着手喊着口號跟着蛇一樣長的隊伍，山河一般浩蕩的羣衆，衝破了防禦線，前進到租界；南京路上結隊的游行示威，這是開民衆運動的新紀錄啊！

於籌款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名義之下，上海劇團聯合會在市商會開反×演劇聯合大會，大道出演到處受觀衆歡迎的亂鐘，暨南出演血衣，大夏出演××，曙星出演活路，工場夜景，拓地出演××，暨大教育學院學生出演暴風雨中七個女性，獲得了戲劇運動的最有榮光的聲名。

曙星劇社即文藝新聞的演劇部，中堅份子爲袁殊，羅鳴鳳，樓適夷，九一八以後曾與大道劇社到蘇州聯合公演一次，成績甚佳，引起了東吳大學裏頭組織了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東吳劇社，掀起了蘇州的戲劇運動的前進的怒潮。

反×演劇聯合大會以後，大道劇社積極地籌備着怒吼吧，中國的大公演，預約劵已經售出了，佈景也在趕製中，排演更是每日不停，一二八的砲聲一響，同志們實際地「怒吼」去了。

一二八這一夜，大道劇社與暨南劇社正在眞茹暨南大學出演：血衣，活路，亂鐘三劇，亂鐘演到瀋陽的砲聲響了，學生們衝出寢室到操場去集合的這當兒，上海的砲聲響了！全體的演劇同志們領導着暨南大學的學生到操場去集合，開會，一致地下了決心！

九一八瀋陽的砲聲，驚醒了我們半殖民地的愛好和平的同胞，激起了一切士兵，學生，小市民，工農羣衆的憤怒而努力於工作。屬於宣傳的文化事業在這種情勢底下蓬勃地發展，自然，戲劇運動也就擴大的到了廣大的民衆底層。我們看着「九一八」以後上海的戲劇運動的勃發姿態就可以證明這一工作的進展；同時不單是上海，就是北平，天津，青島，濟南，南通，綏遠，廣州等地，都有着熱烈的戲劇

運動。而且在這個時期的戲劇運動，都已消滅了過去的那種羅曼斯和悲傷的情調，顯然地，這時的戲劇運動已經是正確的走上了新的路線了。

「一二八」之夜的砲轟上海，戲劇運動的青年有的由舞台跑到了前線，有的在後方幹些救護傷兵的工作，他們都「怒吼」去了。

十九路軍從上海撤退以後，戲劇運動的青年自然不跟着他們退却，但是一則所有演劇的工具已經完全在砲火中毀滅，一則在那時演劇也很難進行，於是乎一部分青年便向內地去活動。

這時值得記載的是杭州的五月花劇社。原先有一個跑江湖的歌舞劇團，名叫集美劇社，在杭州演劇未見成功，他們出演名優之死的時候，觀衆甚至於帶了劇本去對照，一有錯處立刻喝倒采，因此不能維持，便宣佈改組，到上海招請劇聯的盟員去參加。因其時正是五月，就定名爲五月花劇社。在五月中旬即舉行了第一次大公演。這次演出的節目上，都是一些富於刺激性的劇本，得到了廣大的觀衆的同情與擁護，在杭州青年們的「我們有的還沒有看到，再演一次」和「最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好快點舉行二一次的公演!」的呼聲中——他們就勇敢的在五月廿九日舉行了第二次的連續公演於杭州湖濱省立民衆教育館。在這兩次的演出，五月花在杭州已經是建築起她的地位和獲到了大衆的信仰了。

五月花的社員們雖然在過着很窮苦的生活，可是他們的精神是快樂的興奮的。他們不顧一切物質上的問題，做着他們應有的工作，在短促的三個月間，他們演劇的影響已經遍滿了杭州的每一角落；他們出演的場所也已經走遍了杭州的學校，如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法學院，女中，女師等等。

他們連續的在各學校公共地方演戲，結果在八月四日至六日於杭州青年會舉行了第三次的大公演。在這一次的公演，除去了五月花自己的戰友，SOS，嬰兒殺戮，洪水，賊（卽辛克萊的樑上君子）這五個戲之外，還有在上海去的戲劇協社應雲衛與南國舊社員唐槐秋等參加了兩個和上面說的那些劇本性質不甚調和的戲，蠢貨與買賣。在這次的演出，觀衆已是有數千之多；可是當六日下午五時他們剛在喫晚飯的時候，浙江省政府突令杭州公安局派出大隊警察到

青年會健身房包圍，用暴力驅散觀衆並强行禁止當晚演出，同時搜查各社員寓所，捕去該社的導演，總務，與編輯三人。（有兩人均被判五年徒刑。）

五月花劇社在杭州的短促的三個月的努力，一方面她是得到了廣大羣衆的信仰，另一方面却因此而招起了杭州當局的注意。當這事件發生以後，五月花劇社就不得不解散。各地劇團聯名向浙江省政府提出抗議，聲請釋放被捕的人，結果是沒有發生效力。

在當時，上海自一二八以至停戰簽字以後，戲劇運動的空氣沉寂着，劇聯方面則因人才分散，而且一切工具都已被毀滅，沒有新的發展；戲劇協社等因時局沒有十分安定，也沒有演劇，因此各方都滯頓着。

九一八週年紀念到來了，全國民衆在這痛定思痛的日子，熱血更爲沸騰，戲劇運動這時也就開始邁步前進。北平，天津，青島，南通，廣州，綏遠等處都舉行了盛大的演劇來紀念這悲慘可恥的日子；上海劇聯總盟也在事前就動員了聯盟員各方活動。這些日子有一個演劇突擊隊出發到馬橋，閔行，大場，北橋等上海近郊

的地方舉行巡行公演。在這次巡行公演中，演出的戲有三個臨時編就的義勇軍民衆之力，活動新聞；和一個舞台効果很好的活路。這次的演出完全用當地的土話，一班農民與小市民非常之同情且擁護，每每在演得緊張的當兒，台下和台上就會同一情調地高叫着口號，這一些熱情流露出來的口號。這隊演劇突擊隊一直到了二十日才回上海。這麼一來，上海的演劇空氣就更加濃厚起來，劇聯領導下的沒有名稱的演劇突擊隊東突西擊地各方出演。

春秋劇社這時出現於上海劇壇。

這是一個人物非常複雜的戲劇團體，而大多數都是話劇界的藝人，他們在成立宣言上說着：「現在秋風起來，牠雖然吹散了樹上的黃葉，却吹攏了我們東西南北的人們，在一個比較有共同志趣的立場，重新結合。」

春秋劇社在她成立後一星期，即參加在新世界舉行的道路展覽會游藝會，於十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第一次的演出了江村小景，活地，咖啡店之一夜，一致，洪水，亂鐘，賊等等思想不同意義各別的劇。他們在這一次的出「演」大概可以說

是試演吧，技巧上幷不見得完全成功。這是或許就因爲這一組合的演員份子，有着很多沒有合作過的。可是春秋劇社能在社會上有了活動的基礎，却是靠着這一次的演出。

在這一次的道路展覽會游藝會上，除春秋劇社之外，還有電影明星們所組成的明星話劇社於十月十三晚上出演一個戲，愛情的試驗。其次，又有戲劇協社領導的無名稱的劇團在二十晚上出演與明星話劇社所出演的同樣意義的戲蠢貨與買賣。

而在這個時候，劇聯對於藍衫劇團的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在她領導之下的藍衫劇團共有美美，南美，三友，浦青鐵工。等學生劇團聯合會自從恢復工作以後，到這時也就有了十幾個學校劇團在積極地進行。

這時上海民衆又是非常熱烈，滬東，滬西，浦東，等處的工人區域都有捐助義勇軍後援會的組織，和捐款游藝會的籌備，藍衫劇團與學生劇團的被邀請出演後戲劇運動的空氣在工人區域裏頭十分濃厚。滬東方面三友工人俱樂部，綢業

工人劇團南美劇社等都熱烈地在排戲。幾個中小學劇團不時的在學校裏演出。滬西方面雖然沒有滬東方面的活躍，可是一樣的在熱烈地排戲籌備出演。浦東的浦青劇團在浦東青年會也不時的演出；他們的第一次公演是在十一月初，演了姊姊，江村小景，春秋劇社也參加表演義勇軍，然而環境的不允許，藍衫劇團並沒公演。

美專學校爲紀念成立二十週年，在十一月廿五日開游藝會於陳英士紀念堂，成立已久的美專劇團重整旗鼓演出了董每戡的劇本C夫人肖像，和春秋劇社參加演出亂鐘。

救濟東北難民游藝大會於十二月中旬在新世界開幕，話劇佔了最重要的成分，春秋劇社被邀請擔任劇務方面的工作，他們不斷的演出使她在社會上獲得了聲譽。而參加表演的劇團，共有暨南劇社，持志劇社，美專劇團，法光劇團，法政劇社，華光劇社，南洋高商劇社，道中劇社，愛國劇社，智仁勇劇社，浦青劇團等。而在這次連續不斷的演出的節目中，有的是戰爭的戲，有的是傷感頹廢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的戲，可以說是給了觀衆嘗遍各種酸甜苦辛的味道。然而這一次的連續公演，和參加團體之多，是打破過去演劇的紀錄，是一九三二年上海劇壇最大的收獲。

此外，在一九三二年將完的幾天，有兩次小公演。首先是復旦劇社，他們在洪深領導之下，於一九三一年演過了說謊者等戲以後，即沉寂無聞，而這時在該校舉行了一次公演，演出的戲是戰友，勝利，蠢貨這三個劇本。其次是十二月十四日在寧波同鄉會舉行的大華游藝會上，大華劇社演出敵同志，好兒子，愛神的玩偶三個戲。

這時劇聯領導下的一切劇團，都準備着要在一九三三年放一異彩，每天都在加緊工作。

一九三三年春秋劇社在新世界宣開了戲劇運動的前奏曲。

元旦之夜，國難儘管是國難，當晚新世界的救濟東北難民游藝會觀衆特別擁擠。話劇場裏春秋劇社於廣大的觀衆面前演出了負着歷史的使命的極有意義與價值的一九三三前奏曲一劇。這一劇的劇情，正合國難嚴重時期熱血沸騰

的民衆的胃口而被接受與擁護。在台下的觀衆，他們的臉孔上流露着憤怒和同情的表現，他們的熱血是激昂地沸騰着。同時在當晚萍聲社出演白薇的敵同志，戲劇協社出演千方百計與妒。

第二天，與第一晚演出同樣的節目，再加上一幕活路。

一九三三的第二天，天下第一關在砲火轟炸之下失陷，上海民衆悲憤欲狂，第三天的晚上新世界話劇場裏的空氣更爲緊張，春秋劇社出演山海關失守。這一個臨時編就的時事劇的出演，當晚觀衆的熱烈的表現，與第一晚同樣。春秋劇社的山海關失守之外，浦靑劇團出演兩個新戲小小獵夫與放下你的鞭子，也很精采。

春秋劇社在四日晚上有一部分的人往湖州遊行公演，新世界的話劇場裏有新中公劇社出演伊通河畔，飢餓線，道中劇社出演戰友，電影界同人出演山海關失守。

華僑中學在七八兩日假明珠戲院開了捐助東北義勇軍游藝大會，話劇的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演出有道中劇社的戰友，新中公劇社的伊通河畔，飢餓線和華僑中學學生的C夫人肖像。

在這時，劇聯的工作轉移到滬東，滬西這兩個捐助義勇軍游藝會上去了。可是，九日上午十時左右滬東的辦公處突然被公安局包抄，并捕去了三友劇社，綢業工人劇團等社員二十餘人；這樣一來，劇聯在滬東的工作，雖然是費了很多時日和苦心，結果是全功盡喪。滬西方面也受影響而散。

在半個月沉寂之後，應雲衞等領導的非職業劇人在陳英士紀念堂演出了十二個戲。計有父歸，毋歸，妒，炭坑夫，賊，毋親，未完成的傑作，革命家之妻，嬰兒殺戮，蠢貨，叛徒，銀包等。時間是一月廿六，廿七兩天。

劇聯對於藍衫劇團是費了很大的精力才把她建立起了那麼多的，這時竟至於完全失敗，保存的幾乎沒有；內部也就起了暗潮。雖然并無明攻，聯盟員中已經顯然地在分成新舊兩派暗鬥着，然而不久也就平靜了。

可是，在這時上海劇壇上有幾個新建立起來的演劇團體。首先該說的是路

駝演劇隊。這一演劇隊可以說是完全爲青年們聯合組成的，工作非常猛進，在一月十五日成立之後，卽在一月廿七日於民生中學大禮堂演出活路。第二次卽參加上海學生劇團聯合會（簡稱學生劇聯）在三月初旬於寗波同鄉會演出誰是朋友，鐵隊，Golf Sketch 三個新劇。第三次——三月廿九日——演出於浦東青年會，劇本是誰是朋友，帝國主義的狂舞。經過了這三次的演出，在上海劇壇上就有了駱駝演劇隊的地位，而且不論何方都十分的注意這個青年的演劇團體了。

同時演劇的青年們又有一部分人組織一個三三劇社。

學生劇聯組織的過程是非常之久的，她所包含的細胞也非常之多，總共在她領導下的學校劇團有三十多個，於他們努力之下在三月初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捐助義勇軍的公演，地點是寗波同鄉會。可是經過了這一次的公演以後，也就停頓了。

暨南大學裏頭在戲劇協社顧仲彝領導之下的實際劇社，本來參加學生劇聯演戲，其後因爲學生劇聯經濟困難，不能答應他們巨大費用的要求，結果該社

沒有參加這劇社在拒絕參加學生劇聯之後，於三月十八十九兩日在該校舉行第一次公演，演出有母親，嬰兒殺戮，交換，月亮上昇，雪的皇冠等戲。並在該校開遊藝會時作第二次的演出，劇目有梅雨，父歸兩戲。

在劇聯領導下的演劇團體，在這時候都因經濟，人才，政治壓迫這種種原故，大半都停頓了。

春秋劇社在這時也是散漫起來，工作并不緊張，祇是在葉園與泉漳中學等處出演了一兩個戲吧了。

同時，戲劇向農村去這一口號却在這時叫得最高，春秋劇社於三月中旬第一次往大場演出遭到觀衆的不很歡迎，却又引起了劇壇的注意；時代劇社主編的戲劇週刊對於這一問題有着非常多的討論。

駱駝演劇隊與大同大學的大同劇社爲了繼續春秋劇社的到農村演劇精神，在四月初卽往嘉定一帶舉行十日農村巡行公演，爲了經濟的缺乏，祇在嘉定民衆教育館演出了帝國主義的狂舞，到前線去，東北火線，嘉定三三，放下你的鞭

子，Golf Sketch，轉變等劇，三天之後也就回上海了。這一次戲劇走向農村的實踐的進行又不能成功了。

接着三三劇社與光光劇社又作蘇州一帶的遊行公演。他們在五月十八日卽動身出發，這一次的出發的最大志願和目標又是遭了經濟的關係而失敗了，祇是在蘇州作三天的公演。演出的劇目S. O. S. 放下你的鞭子，活路，C夫人肖像，飢餓線，姊姊，日出，工場夜景，月亮上昇等十幾個戲。結果雖然受了蘇州的觀衆的擁護和歡迎，但農村遊行公演也成爲泡影。

在上海，値得紀念的五月到來了，戲劇運動在這五月至六月就有一個新的展開的局面。首先是復旦劇社的出演五奎橋。

復旦劇社在五月廿日廿一日兩天於復旦大學體育館，出演洪深的新作五奎橋，這一個很長的戲。在劇本的意義上講，洪深的思想轉變是可以看出來，在演劇的技巧上講，他們素來是祇能表演與他們生活相同的戲，改裝易服做鄉下農民自然是生疏，尤其是這劇本是一個羣衆劇，表演非常之難，所以他們也就雖不

失敗也不見得成功。

春秋劇社於五月十八日到吳淞去參加同濟大學的游藝會。在當晚演出的節目上，除了春秋劇社的亂鐘，*S. O. S.* 和該校學生的戰友之外；又有該校德國教授編了一幕用德文對話的劇兩騙子。

大同劇社於二十六七兩天在該校參加航空救國遊藝會演出亂鐘與戰友；駱駝演劇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時代劇社演出六二三。同時袁牧之等也在當晚演出與上三劇幾乎完全意義相反的戲如妒，東北女生宿舍之一夜，酒後。

在這時期還有值得注意的小孩子組織的兒童劇團出現。雖則在去年滬東曾有幾個兒童劇團的成立，可是因禁止而不能舉行大規模的公演；今年出現的這兩個兒童劇團蜜蜂演劇隊與復小劇社却是有着他們的光明的前途的。而且這兩個小劇團都出演過相當有意義而有趣味的劇本。

春秋劇社在他們很多次數的演出中，已經爲社會所認識，她爲了經濟的籌措，在六月三日四日五日三天於甯波同鄉會舉行了第一次的正式公演。演出的

劇本有名優之死與梅雨二劇。毫無疑義的，春秋劇社演出這兩個劇本是非常的不調和，前者是充滿着田漢的思想未轉變以前的傷感情調的羅曼斯，後者是田漢思想轉變以後的作品。

六月十一十二兩天，時代劇社與持志劇社，大同劇社在持志學院公演放下你的鞭子，飢餓線，亂鐘，六三三街頭人等劇。

曦昇劇社是一個在六月裏建立起來的新劇團，在他們努力工作之下排演了C夫人肖像，街頭人等劇，並在六月廿七廿八兩日假座甯波同鄉會公演。可是第二日却停演。這是上海劇壇不幸的事件。原因在於曦昇劇社的人們祇曉得公演可以收進本錢，而沒有預算到社會事不是這樣容易幹的，結果收了票錢（事先賣票）還抵不上一日的舞台租金與一切費用，在第二日日場將開幕的時候因舞台租金沒法付出不能上演，甯波同鄉會把她的「行頭」全數扣留。日場已經令觀衆鬧得天翻地覆，夜場的觀衆一到又是一番罵，這實在是空前的紀錄。在同行的人看來是因爲經濟缺乏之所致，還有原諒之餘地，但在社會的一般人看

來，那就難怪要受責難了。

廿八日那天，時代劇社領導下的少女劇團也在普益社禮堂出演了以沙基慘案爲題材的反帝劇本六二三（大道劇社李倘賢女士遺作）和一個叫做死的光榮的戲。

七月開始的前幾天，五月六日，在一九三三年戲劇運動站於最前鋒的三個青年組成的劇團駱駝演劇隊，三三劇社與光光劇社，他們在窮苦中掙扎地起來作第一次聯合公演於寧波同鄉會。他們的工作是非常之迅速的，在極短的十幾天的籌備，日夜趕排卽排演了以塘沽協定爲背景的大飯店，以熱河事件爲背景的和平線的動亂，以農村的痛苦爲題材的豐收以後，及臘月廿四，以農村經濟破產大水成災使鄉村民衆流浪到都市的苦況作主題的放下你的鞭子，並改編了陶晶孫的有趣且有意義的木人戲傻子求醫等劇本。出演時因爲經濟的不足和籌備的匆促，在技巧上自然是不會得到怎麼樣的成功的。

可惜的是，這三個青年劇團聯合公演以後，就因爲經濟的主要條件的恐慌，

而同時停頓，中堅分子也不能生活而分散了，雖然駱駝演劇隊與光光劇社的組織還可說是維持了一些時候。

接着在看駱駝演劇隊等的勇敢奮鬥的行動而感到興奮的後起的新地劇社在這時也籌備公演。這一個劇社，人才比較的充實，中堅分子爲左明，陳凝秋，謝韻心，趙丹等。七月九日十日兩天於聖母院路俄羅斯小劇場演出了淹沒，雪的皇冠，殘芽，日出，兄弟等五劇。其中還穿插了一些歌唱與力的表現的舞蹈。於技巧上得了相當的成功。

當新地劇社公演的時候，突然地發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而也是上海劇壇不幸的事件。這一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新地劇社公演的第一天的下午，駱駝演劇隊，光光劇社，三三劇社，時代劇社，春秋劇社等劇團的社員九人，因前往要求參觀而被拒絕，（上海劇壇與劇團間來往參觀是有成例的，事前送若干票，可是新地劇社看過人家的戲卻不送票給人家）他們在第二天時代劇社主編的戲劇週刊上，由各被拒絕者簽名發出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一篇「爲拒絕同伴們參觀，向新地劇社質疑」的抗議。新地劇社看了這篇文章之後，大不滿意。第二天晚上，昨天被他們拒絕的一行人，設法購票入場，新地劇社的人加以輕視，雖屬素來相識也至見面不招呼，惡感已成。到了陳夢庚登台跳舞和另一個朝鮮人唱歌的時候，這一行人中有一人高叫"Very Good!"「再來一個」以讚揚之，新地社員由惡感激起反感，陳凝秋主張把高叫者拉出，一時秩序大亂，趙丹因重感情，極力向兩方面調解，高叫者由趙丹伴出，但一出門外，新地社員卽給高叫者吃一耳光，因之兩方幾至動武。這一不幸的事件所引起的嚴重局面在各劇團都很注意。事件發生了以後，更有擴大之勢，直到一星期之後，由劇聯出而調解，兩方各登道歉信於戲劇週刊上，這才結束。

新地劇社經過了這一事件之後，於八月初赴南京出演一星期。

九一八的二週年紀念來臨了，戲劇協社聯合各劇團的人才，順應潮流的站在時代前驅的突破了一九三三戲劇運動的紀錄演出了怒吼吧，中國！地點在法租界八仙橋黃金大戲院。

第四期 新興戲劇運動

蘇聯托黎查可夫的怒吼吧，中國！劇本，這在國際的劇壇上已經公認爲名劇。她在蘇聯，日本，美國等地方的舞台上都已經演過，在中國則僅於廣州公演過一次，可是那是并非完璧而是改編的。以前大道劇社也曾籌備演出，結果因一二八的戰役而停止進行。戲劇協社自從一九三〇年公演威尼市商人之後，中間雖曾由社員個人的各處參加表演一兩個短劇，但掩旗息鼓停頓着那是事實。這一次該社轉變地而且聯合其他劇團的人才，公演怒吼吧，中國！確實是值得在這裏大書特書的。

關於怒吼吧，中國！的演出，因爲她在中國的戲劇運動上是有着很重大的意義與影響的，這裏特爲作較詳的說及。

劇本方面。這劇是以一九二五年萬縣左近的南津地方的一個小市鎮英國兵艦在那兒示威的史實作題材的。可是，祗因作者對於中國民衆所受的更痛苦的事實沒有看到，這劇就免不了鬆淡而不深刻了。因爲她不能夠充分地表現出中國民衆的痛苦，所以在觀衆看過之後，她給觀衆的印象是不很明瞭與深刻的。

而且戲劇協社這一次把原文改動了好多主要的地方以致一鬆再鬆的不能夠感動觀衆了。

演出的技巧上，因爲事前有了充分的籌備和人才的集中，那是成功了的。可是利用 *dark Change* 來換景——所謂「搶景」這在中國舞台上雖然是一種新發明，但應用的時候還嫌太亂；其次是燈光的放射不合劇情和佈景，像探海燈的從旁射上，而不是從兵艦的望台上射下，這是一個缺點。至於佈景，那在中國的舞台上像這次的佈景實在是值得讚揚的；不過，有的景兒似乎與眞實性不大配合，如船埠邊畫布上的商船，兵艦的船面上大炮與望台連在一起，都是缺點。最後的羣衆場面，以及船埠，碼頭，各景都因羣衆太少而減少了不少的力量。

十月裏，戲劇協社的怒吼吧中國又再「吼」了一下，也受觀衆的歡迎。

春秋劇社死寂着幾個月，雙十節日在市商會公演了幾個獨幕的舊戲。十一月十一日於光華大學公演 *S.O.S.* 及賊。

十一月十七十八兩天，戲月刊於甯波同鄉會主演三個獨幕劇。袁牧之與王

瑩主演妒，李麗蓮與魏鶴齡主演街頭人，胡萍與袁牧之主演一個女人與一條狗。

最後關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戲劇刊物，的確也需要談談的。

在一二八事件暴發之後，直到八九月間，在上海的劇聯出版了戲劇通訊一種，這種自印的刊物，在過去，劇聯是時出時停的，這時也祇出了三期，又因經濟關係停止了。

一九三三的一月，侯楓在中華日報編輯戲劇新聞週刊，執筆者有白薇，趙銘彝，沈端先，董每戡，田漢等，內容還算充實，但在第三期之後即被停止出版了。

時代劇社在民報上發刊戲劇週刊。這刊物在起初是由陳弈與魯思兩人負責，十五期以後二人因事離開，該社社員誰有稿子即由誰編，因此編者多人，內容複雜，有時前後二期竟有立場相反意義互相矛盾的文章出現。

矛盾月刊也出版一期戲劇專號，執筆者有左明，趙銘彝等。

戲月刊，是袁牧之主幹的一個刊物，內容除了幾篇木人戲的文件之外，可以說是怒吼吧！中國的特刊。

十月裏，戲劇協社的怒吼吧，中國！又再「吼」了一下，也受觀衆的歡迎。

春秋劇社死寂着幾個月，雙十節日在市商會公演了幾個獨幕的舊戲，十一月十一日於光華大學公演S.O.S.及賊。

十一月十七十八兩天，戲月刊於甯波同鄉會主演三個獨幕劇，袁牧之與王瑩主演妒，李麗蓮與魏鶴齡主演街頭人，胡萍與袁牧之主演一個女人與一條狗

最後關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的戲劇刊物，的確也需要談談的。

在一二八事件暴發之後，直到八九月間，在上海的劇聯出版了戲劇通訊一種，這種自印的刊物，在過去，劇聯是時出時停的，這時也祗出了三期，又因經濟關係停止了。

一九三三的一月，侯楓在中華日報編輯戲劇新聞週刊，執筆者有白薇，趙銘彝，沈端先，董每戡，田漢等，內容還算充實，但在第三期之後卽被停止出版了。

時代劇社在民報上發刊戲劇週刊。這刊物在起初是由陳弈與魯思兩人負責，十五期以後二人因事離開該社，社員誰有稿子卽由誰編，因此編者多人，內容

複雜，有時前後二期竟有立場相反意義互相矛盾的文章出現。

矛盾月刊也出版一期戲劇專號，執筆者有左明，趙銘彝等。

戲月刊，是袁牧之主幹的一個刊物，內容除了幾篇木人戲的文件之外，可以說是怒吼吧，中國！的特刊。

本篇暫編敍到這裏爲止，可是也就費去了好多篇幅。

應該聲明的是：這一些史料除根據霍克樂君的上海演劇發展史與拙著上海劇壇史料之外，從戲劇運動前輩的口述得來的不少，一并誌謝。